

如果孩子初中毕业进入中职学习，要想找到好一点的工作，还得需要继续学习；初中毕业打工，一年至少也能挣3万元吧——

教育扶贫贫困生为何“离校”



□ 本报记者 王红军

前台井村人，通过当地的“教育扶贫”项目，他进入临沂市技师学院学习一年多。

就在高考的前一天，刘祥银的父亲因癌症住院做手术，自己也未考上大学。如今，他在学校学习的是数控加工专业。“按照上一届毕业生来说，我们专业毕业后每月三四千元不成问题。”他说。

“引导”刘祥银进入临沂市技师学院的是该校老师胡怀勇，当时他就任前台井村担任“第一书记”。

胡怀勇告诉记者，自己当时走访中发现，有的初中生、高中生家庭贫困、学习不好，在14岁至16岁的年纪就会选择外出打工挣钱。“我们学校有教育资源，能否勉励他们继续上学？”

连续三年以来，该学院分别面向前台井村、沂堂镇等临沂市的贫困家庭招生，目前大约有200名贫困生享受“教育扶贫”政策在校就读。

胡怀勇表示，进入技师学院就读的贫困生，不仅免收学费和住宿费，每人每年还享受2000元助学金，更重要的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优先安排就业。

去年以来，兰陵县先后与鲁南技师学院、山东交通技师学院签订合作协议，每年分别从当地

录取1000—1500人到学院学习。在今年春季招生中，当地“报送”的800名学生，只有710人进入技师学院学习。

从免学费、住宿费，到发放国家补助金，再到优先挑选专业、优先安排就业，在如此优惠的政策导向下，一些贫困生为何还是离校呢？

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职业学院毕业生与初中毕业直接工作的人收入差距不明显，是造成不少学生不愿意继续学习或选择离校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现在的家长和学生，都有自己的一笔经济账。一位家长告诉记者，如果孩子初中毕业进入中职学习，要想找到好一点的工作，还得需要继续学习，前前后后得有几年时间；初中毕业直接出去工作，一年至少也能挣3万元吧？

这位家长的想法可能代表了目前许多家长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心声。

谁来“助学扶志”？

如何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来接受教育？在很大



柱立路中，危险！

□记者 马景阳 报道

近日，记者发现，在淄博周村的联通路与正阳路的交叉口，一根粗壮的柱子矗立在路中央，前后也未发现任何警示标识，非常危险。

去年，在沂蒙山区南部的一个小山村，有3名贫困家庭的孩子申请到了临沂市技师学院“教育扶贫”的名额。但在半年时间里，这3名学生又相继离校回家了。

这3名贫困生是李正（化名）、李浩（化名）、李兰兰（化名），年龄分别只有15岁、15岁和20岁，家庭都是因病致贫，目前都已经退出了贫困户行列。

不久前，跟随当地扶贫干部，记者走进李正家中。去年秋季入读技师学院，这个15岁的男孩仅在学校待了2周，就坚持回家了，并表示要“外出打工”。

李正的母亲因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，父亲一个人在当地种植花卉，每月大约有3000元收入。由于距离自己的工作地点不远，李正的父亲曾经到学校盯着儿子让他学习，“我看了好几天，但他最终还是跑回家了”。

“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？”李正说不清楚。比李正多上了几周的李浩，跟技师学院的同学一起离校，到外县烧烤店找了一份工作，一个月有2000元的收入。

进入技师学院学习幼儿教育专业之前，李兰兰已经在当地一家幼儿园工作过，但由于没有幼师资格证，每月也只有1000多元的工资。当地扶贫干部上门做她父母的思想工作：“如果孩子进行学习，拿到资格证，不仅能找到更稳定的工作，待遇也会更高。”

但是，在学习了半年之后，李兰兰也回家了，重新到当地一家没有注册的民办幼儿园工作。

“目光短浅”的隐忧

今年21岁的刘祥银，是临沂市罗庄区沂堂镇

广场嘈杂，面包车横行，候车室空调有时失灵——

“大明湖站”，你该成为济南新名片啊！



□ 本报记者 赵丰

更多的旅客则觉得价格有些高，不愿意接受。有一队旅客，三个大人分别带着一个孩子，车主给他们要一人十元，她们没同意，就出站寻找交通工具。

出站口对面的栏杆旁，也有一群人举着各色的牌子，上面标明车辆驶向的地点，招揽乘客。在其中甚至有一名戴着“安检”红袖章、穿着工装的人员。

而在出站口的一处标识牌上，明明写着“严禁喊客、拉客，违者依法处罚”。

记者看到一位出租车司机空车等待乘客，却无人搭乘，后面的出租车一直按着喇叭，他有些无奈，驾车离开。

不坐出租车的旅客，沿着围栏向外走去。栏杆围成的最里面的一条道路，有的右侧也停着车，出站的旅客、汽车、电动车等混杂而行。直到接近完全走出站外，机动车才由出口驶向另一车道。

在车站的出口，又有一拨招揽乘客。停在此处的出租车就多了一些。

记者意外看到，刚才擦车的女司机行驶到路口后，又下车问在路口的旅客：“还有去西站的吗？”左右问，见无人搭理，两分钟后，她就驾车驶向济南西站。

路口还停了三四辆车，有的停在路面上，影响了交通。

此时，时间5点50分左右，很多公交车还没有发出。

无车可坐的旅客有的往西走去，有的坐在旁边店铺的台阶上休息。有的旅客先是往西走了一会，后来又看着手机，往东走，在“大明湖站”公交站牌处停下查看线路。

记者遇到了两位回路的外地旅客。一位问：“我要去济南火车站，坐K83路车是吧，是不是要到对面去，对面站牌在哪里？”

记者虽然来过原济南东站，现大明湖站四五次，但对周围也并不熟悉。抬头往对面望去，并未发现对面的“大明湖站”公交站牌；返回时，才发现对面的站牌在往东约几百米处。

另外一名旅客用手机搜索路线，他需要坐K57路车，得走一段路。如果想少走，就得换乘K36路，但也找不到站牌。最后总算根据地图语音导航，找到步行路线。

在这处公交站牌，还有“小车”揽客：一位老人开着三轮电动汽车，问个年轻人，十块钱走不走？年轻人摇头，继续坐在行李箱上眯着休息。

6点钟出头，K33路车驶出了附近的公交车场，一些旅客终于上了车。

记者此次调查的这个时间段之外，也有坐夜车，凌晨两三点钟到大明湖站的旅客反映，“面包车们”更为猖狂，甚至有的出租车也成了“黑车”，不打表，价格是正常价格两倍多。



出站口外、站外不少人在招揽乘客，无车坐的旅客坐在台阶上休息。 记者 赵丰 报道

关注民生 关注现实
短信：13793185445
15726407181
15069138719
邮箱：dzrbdzb@163.com

读者反映的问题，请当地政府及时督办并书面回复编辑部。



补齐化妆品监管短板

如今，随着人们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，染发类化妆品使用逐渐增多。染发类化妆品是一类具有改变头发颜色作用的特殊化妆品，使用后可能引起不良反应。

数据显示，2017年国家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共收到染发类化妆品不良反应/事件报告2688份，占收集到全部特殊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(12790份)的21.02%，涉及染发类化妆品2707例次，其中报告类型为严重的报告25份，占特殊化妆品严重报告总数(45份)的55.56%。

近年来，我国化妆品市场发展较快，然而，监管基础却相对薄弱，化妆品法规体系不健全，技术标准、生产准入条件偏低，有关技术要求和技术规范缺失，以次充好、以假乱真，以及非法添加药物等现象让化妆品行业频频陷入信任危机。特别是，美容美发行业的化妆品经营行为违规较普遍，各种违法违规现象层出不穷，且侵害方法越来越多样化，并具有隐蔽性，不少劣质化妆品给消费者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。

笔者认为，应健全监管机制，根除染发类化妆品不法行为滋生的土壤。现行相关法规条例已使用近30年，滞后于现实情况。应尽快制定完善相关条例，补齐化妆品市场法律短板，为相关部门将化妆品纳入综合执法监督的管理范围，提供法律支持与保障。

完善染发类化妆品安全标准，制定完善化妆品技术标准、规范标签标准，化妆品标识必须标注化妆品所含有的全部成分，严格化妆品标识标注的规范标准，建立染发类化妆品评价监测、安全风险监测、监督检查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，保障染发类化妆品质量安全。

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，引导其依法经营。同时，加强化妆品安全常识宣传，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。

加强染发类化妆品的生产经营监管，加大处罚力度，对生产、销售、使用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、商家和从业行业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，严格依法予以处罚，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
□青岛市 潘苏子



读者纠错

6月18日：7版《100个饮料瓶织成一张毛毯》最右栏长文倒数第5段第6行至第7行“建成目前世界唯一一条从废旧聚脂回收”，“聚脂”应为“聚酯”。

6月14日：9版《十年“封”出绿水青山》，文中第1栏第1段第2行“嘉祥县，因为山清水秀、物产丰饶”，“山清水秀”应为“山清水秀”。

□济南市热读读者 黄盼生
6月17日：3版《伊朗电影如何“讲故事”》，文中第5段第4行“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角度”，两个“是”字应去掉一个。

6月16日：5版《“农民运动大王”彭湃》，文中第2栏第4段第1行至第3行“彭湃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”和第3栏第2段第3行至第4行“彭湃与战友杨殷、颜昌颐、邢士贞四人高唱《国际歌》”，两处“彭湃”均应为“彭湃”。

6月15日：16版《俄罗斯 开门红》，文中第3栏第2段第4行至第6行“虽然俄罗斯队与沙特队的世界排名较低，分边位列第70位和第67位”，“分边”应为“分别”。

6月14日：9版《这儿伏季休渔渔民忙》，文中第4段第6行至第7行“在协会投标收购，每斤18.1元，每斤高出市场价5.1”，“5.1”应为“5.1元”。

□海口市热读读者 曲延纯



根植大众 服务大众